

，存在後遺症風險；若不積極介入，社會成本高，其間權衡，考驗政府智慧。修法防堵類似案件重演，應是治本之道，以免專案變成通案。「今天的華隆勞工，他日會不會換成你我？」景氣不佳，所有勞工對此都心有所感。若真聽見勞工悲歌，政府還能沒有作為？

（六十二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怪颱天秤重創蘭嶼，使這顆「台灣最後的珍珠」在形同「廢墟」後，除佩服蘭嶼人自立自強的快速整建外；也不竟要問到：「長年身處颱風第一線的蘭嶼，過去數百年與大自然和平共處，天人合一，總能在天災中全身而退，為什麼近年快速現代化後，抗災能力反而變得如此薄弱？」蘭嶼的傳統建築考慮夏天的颱風及冬天東北季風，房舍建在挖出的凹穴裡，自然不會受強風破壞；但近幾十年為滿足大量觀光客住宿需求，大量興建的旅館、民宿，卻全都是矗立在地表、高地的迎風面，長期受海風吹拂而脆弱化，自然風險增高。過去數百年蘭嶼的人口都維持在兩千出頭，這個數字被認為是蘭嶼自然條件可供養人類的「承載量」；而今觀光客快速湧入，再加計大量的道路闢建、淡水需求、能源供應、鐵皮屋臨時建築，完全超出蘭嶼的負荷，發展已瀕於嚴重失控狀態。鑑此；該如何重建？是回應觀光客需求，在實質上「去達悟化」的重建；還是符合蘭嶼永續、保存雅美文化的重建？或者能尋找出兩者相容的重建模式？天秤造成廢墟的震懾，或許是一個關鍵性的提醒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天秤颱風的摧殘，應當讓蘭嶼深省該「重建」成什麼樣貌？是與大自然和諧相處、樂天知命，食衣住行都與生態體系合而為一的雅美文化蘭嶼？還是屈服於漢文化，以功利主義、商業價值主導，定位為「台灣的夏威夷」的蘭嶼？或者能尋找出兩者相容的重建模式？
- 二、商業利益最可怕的傷害是破壞雅美文化天人合一的永續價值觀。早年沒有外人的年代，生活物資完全取材於自然，量入為出，沒有貨幣，商業行為是以物易物；貨幣變成交易媒介後，錢主宰一切，跟著而來的是欲念。眼前的例子，91 年離島建設條例通過，蘭嶼的住宅用電電費全免，讓蘭嶼用電量大增四倍，離開傳統自然通風的住居，搭鐵皮屋裝冷氣，冷氣密度全台第一，「開窗戶吹冷氣，不用白不用。」是福？是禍？天秤似乎給了最好的答案！
- 三、蘭嶼的傳統建築考慮夏天的颱風及冬天東北季風，基地選在依山面海的斜坡上，房舍建在

挖出的凹穴裡，地表只看到屋頂，主建築則沉於地表下，自然不會受強風破壞；但近幾十年為滿足大量觀光客住宿需求，而大量興建的甚至是四層樓高的旅館、民宿，卻全都是矗立在地表、高地的迎風面，長期受高鹽分海風吹拂因而脆弱化，自然風險要高得多。過去數百年蘭嶼的人口都維持在兩千出頭，這個數字被認為是蘭嶼自然條件可供養人類的「承載量」；觀光客快速湧入，加上覬覦蘭嶼觀光利益的漢人移入，常住人口早已逼近五千，早就超載。若再加計大量的道路闢建、淡水需求、能源供應、鐵皮屋臨時建築，完全超出蘭嶼的負荷，發展已瀕於嚴重失控狀態。

四、對於蘭嶼重建究竟是要保存歷史原貌，還是徹底現代化，從長遠發展來看，兩者都要兼顧，因為地方發展不可能完全拋棄過去，但也不能不接受現代化的未來；原民會、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應共同找出平衡點，讓蘭嶼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，不致失去原始風貌。如何兼籌並顧，兼顧居民安全與自然景觀，讓建設蘭嶼的過程中不會破壞其傳統文化、歷史及價值，相信秉持這些原則進行相關工作，蘭嶼一定有更美好未來。

（六十三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「景氣燈號連 9 藍、GDP 預測連 8 降」，質疑政府究竟要如何讓台灣經濟走出谷底？政府多年來提出許多公共投資項目，也提出多項未來前景產業，在此關鍵時刻；政府應該當領頭羊率先跨入，一則為台灣經濟打下雄厚扎實的基礎，另一方面掃除外界對政府「口號治國」的質疑？台灣經濟多年來靠出口做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帶動力量，已經產生尾大不掉的危機，以至這些年來常出現「歐美經濟打噴嚏、台灣經濟重感冒」的現象。究其根本原因，在於台灣多年來產業結構所自倣倣人的中間財供應鏈已經拉得太長，在景氣良好時，固然「神龍擺尾」，但等到景氣反轉，超長的供應鏈就產生「骨牌效應」，一時之間都來不及轉型。廠商自救不及，焉能帶動經濟復甦？而此時政府不出手，更待何時？本席認為政府增加公共建設與公共投資，可能是帶領台灣經濟走出連「保一」都被質疑的唯一出路。在經濟成長需要有帶動引擎時，政府公共建設應加速進行，預算編列應加把勁，至於所需財源，國發基金股票資產多但現金部位少，可採取發行台積電 ADR 等措施於海外籌資，避免衝擊國內股市；政府財源應回歸基本面，積極推動稅制改革、提高規費，讓 M 型社會的雲端人士為社會多作一些貢獻。「節流」兼「開源」，才是籌措公共建設資金的硬道理，特向行